

擅长与不喜欢

何诚斌

李世民特别欣赏阎立本的画,称《宣王吉日图》“越绝前世”。绘画是阎立本的“立身之本”,其很擅长。阎立本遇到了好领导,得以步步高升,可他却常不开心。

有一次,李世民带领一帮官员和学者泛舟春苑池。那时候没有随行摄影师,李皇帝便叫阎立本绘画。大家对阎兄客气,喊他为“画师”。可阎画师心里却不舒服,身为主爵郎中(相当于今日的司级干部),好歹也是朝中人,为啥只派我来绘画?他虽有抵触心理,但太宗的安排却不能不服从。他心情不好地捱过一天,回家后很郑重地告诫儿子:“我自幼爱读书,文辞不比他们差,现今却仅以绘画知名,做小厮杂役的差事,耻辱莫大于此!你们记住,不要学绘画这种末技。”

且不说阎立本对儿子的家教有问题,至少他这个老爸心态不太好。身为大唐官员,负出众才艺有何不好?既不能封笔,又不敢拒绝“被御用”,真是内心冲突,纠结啊!阎立本后来被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即唐高宗提拔为右相,还不是因为他一直给皇家作画水平高吗?除此还有什么能耐?难怪时人评价他,虽有“应务之才”,但“非宰辅之器”。

擅长之事,却不喜欢做,这人就活得很拗,很不愉快。阎立本由《步辇图》《古帝王图》《职贡图》《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》等画作赢得名声,他却以“画师”为耻。尽管他笔下“丹青神化”且为“天下取则”,但是他却因鄙薄所长而颇感委屈。画工(画家)的地位低,这是事实。意识影响了阎立本的心态。出色的画作帮助他升了官,回过头来却以绘画为羞。这只能说明他的灵魂中两种身份的齟齬并造成人格分裂。

此类心态及人格,现代人也有。我有个朋友靠当秘书耍笔杆子升了官,竟忌讳当秘书的出身。有一次我夸奖他文笔不错,他当着数人的面回答自己不会写东西。还有一个将文章当作敲门砖进入官场升为部门领导的先生,羞于与当年的文友为伍。最先,我们为他升官而高兴,以为他会支持“文学事业”,于是有一天我们去找他表明心意,他说:“文章乃小道,文学不能当饭吃。”

我接触了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,他们掘金能力特别强,可他们谈起内心话,多说“不喜欢”,可又无法放手,家族、团队乃至社会不许他们放手。一个老板对我说:“我若不干了的,又能干什么?”财商很高且又擅长经营,却惶恐于放弃生意而没其它生存本领,以至于别无选择,以负面的情绪和厌倦的心理,坚持干自己擅长的事。“最后不是企业垮,就是他自己垮。”有人如此预测。我认为这是极有可能的。

比起阎立本,王维的态度不同,当整个社会认为文人正业是诗歌,画乃末事,他却看重自己的画,甚至认为他的画比诗的品位要高。他自制题画诗云:“当世谬词客,前身应画师。不能舍余习,偶被时人知。”他以“画师”为炫耀,跟阎立本完全不是一个调子。王维也曾是官员,后来他不干了,做自己喜欢的事,擅长的事。“随意春芳歇,王孙自可留”,王维的心态调整得真好,他顺从自然变化,不拽不拧。他不觉得没人捧场就寂寞,一个人也不算孤独,可以摊开纸帛,想画啥就画啥,画中之物就是自己的伴。不想画也可以,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。”

擅长的事,不一定喜欢。尤其当今社会价值取向出现问题,人们不惜与擅长的事“拜拜”,去找、去干“挣钱多的事”。谁挣钱多谁就有能力,钱多钱少决定人的地位高低,擅长的事不能给自己带来利益,喜欢它就是死脑筋,爱好它就是玩物丧志。

近读一位80后作者的文章《被现实干掉的人》,很认同她的观点:“这个时代,似乎总有一种向下的力量要把所有人拉低,总有一种执拗的怀疑要撕掉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面纱。”在现实面前,诗意地活着,按照心灵去选择精神世界,需要强大勇气和很高的修为境界,而“我们被迫低下高傲的头颅,脱掉理想的冠冕,钻进房子的圈套,放弃对世界的渴望”,因此不快乐也就十分普遍了。

芳菲四月天

宫凤华

乡村四月,流光溢彩,是梦幻般的季节。四月的乡村,是一幅色调明快的水彩画,涂满浓浓的春意和醇酽的乡情。

这时节,乡村孩童的柳笛声特别婉转和清脆。河滩上,芦苇抽出嫩绿的新芽;田野间,菜花金黄,麦子翠绿;村落里,绿树成荫,屋舍俨然,一派祥和安谧的氛围。

四月的乡村,宁静中蕴含着骚动,万物充盈着春天的气息。春,驻足于蜻蜓的亮翼上,徜徉在紫燕的呢喃里,欢跃于群鸭的脚蹼间。

村头一条暖色调的小路蜿蜒伸向远方。悠悠南风吹过,两排白杨树发出飒飒的欢歌。远望去,天上飘浮着的几朵灰白饱满的云团。长空中云雀婉转,布谷欢叫。小路、杨树极富透视感,使人自然联想到霍贝玛的《荷兰村道》。

沿着长满青草的小路来到小河边,清澈的河水倒映着澄澈的天空和灵动的白云,河面上漂浮着荷叶和菱盘。几只红蜻蜓很机巧地点了几下水很高的荷叶,便飞入远处的草丛中,剩下几茎荷叶多情而惆怅地颌首。水里的小鱼儿和小蝌蚪喋喋有声,音韵绵长。

长空中一串布谷鸟清脆的鸣啭由近而远,直至消融于远天一片空灵的幽蓝。几位窈窕农妇挎着竹篮子轻捷地走在田埂上,红润而秀丽的脸上荡漾着劳动后的轻松愉悦。一位汉子驾着船由远而来,突突声把人的视线扯得很远。

旷野上的花香像打开瓶塞的酒,甘醇而浓烈。草木湿润得仿佛能拧得出水来。抬眼,花枝摇曳,百花巧笑嫣然。闭眼,暗香浮动,花香氤氲心中,好一幅色彩铺张、韵味十足的乡村风景画。

菜花,如乡间女子,挺立着,蓬勃着,羞笑着,

艳丽、妖娆。叶子墨绿,花瓣黄得硬挺脆括,黄绿相接处,并不泾渭分明,柔和舒缓,自然熨帖。四瓣垂直交叉,显古朴诚恳的美,如一部四言的《诗经》。

四月温煦的阳光染亮了天边灰褐色的云片。阳光落在小院里,落在梧桐树和歪脖儿榆树伯叶片上,落在忙忙碌碌热情洋溢的人们的身上。天上有了浮动的风筝,田间农人正忙着春耕。少女们早已把厚厚的棉衣收进了衣柜,着一袭春之霓裳,步履轻盈地抒写春天的诗行。

四月的乡村,荡漾着诗情。河岸边的杨柳婀娜多姿,片片柳絮将春天舞成了白色的世界。码头边浣衣的村姑粉面桃腮,一河的快乐在流淌。农家清简的小院里,蔷薇绽放,花香袭人。梧桐花像情窦初开的少女,槐花璎珞般缀满枝头。南风荡起的麦香把心滋润得如一块光洁的丝绸。樱花,羞涩含蓄,初恋一般充满粉红色的记忆。

在春意盎然的四月里,想起林徽因的诗:“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,是燕,在梁间呢喃。你是爱,是暖,是希望,你是人间的四月天!”温婉纯美的林徽因还写道:“雪化后那片鹅黄,你像新鲜初放的绿。你是柔嫩喜悦。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的白莲。”这是新生的四月,呈现出她初为人母时的心灵欣喜。

在这梦幻般的四月里,一颗野草在绿风中摇曳,就是一首清新隽永的小诗;一只鸡雏稚嫩的呼唤,就是一首春的乐曲;一户人家升腾的炊烟,就是恬淡平和的乡村生活。

在四月的乡村里,每个人都是活泼的动词,勃发着生机和活力。芳菲四月,只是一个转身,美好,才刚刚开始。乡村四月,在记忆中绵延着,悠远而宁静,美丽而深情。



慎独
苗青
摄

春观花

郭华悦

春日观花,别有风趣。

一样的花,在不同人的眼里,却是不一样的故事。于无心的人而言,花是无趣。花之外的世界,纸醉金迷,远胜过独对一枝花的乏味。

可对有心人而言,观花是一种修行。

有位旧识,在城里做生意,发了点小财。在当地的小圈子里,也是个叫得出名号的人。平日里,推杯换盏,左右逢源。人前意气风发,可谓得意至极。

可到了人后,最喜欢的事儿,却是一个人,对着一树花儿。一棵树,在冬天里褪去了旧装,在春天里又重新披上了新服。在嫩得似乎能掐出水的绿意中,一朵朵花苞含羞待放。看花开,心生心悅;观花落,一花落,一果生,亦是一种领悟。

这也是观花,最吸引人的地方。一个人,如我的这位旧识,平日里在人前习惯了话不由衷,言不由心。可在春花徐徐开的时候,一个人静对春花,大可以卸下

面具,袒露己心。任由一朵花,走进心房,留下花香。

可见,观的是花,也不是花。

每一朵花,都有一颗心。这心,来源于观花之人。不识风雅的人,能赋予花的,只有鄙俗。因此,眼前的花,也就失去了吸引人的魅力。

能在花里头,看到什么,忘却什么,取决于人的本心。一颗心,在俗世中蒙尘久了,有时难免得透透气,恢复本来的面目。而观花,正是这么一个时机。花入眼,看到的依旧是俗世铜臭,这是一种;还有另一种,观花亦是观心,从一朵花中能看到另一个世界,这自然是另一种境界。

能领略花中美景的人,哪怕身在俗世,心中依旧有一片清净地。而一朵春日里徐徐盛开的花,就是开启这片清净地的钥匙。

观花,亦是观心。一花,一人,一世界,只要心美,花亦美。